

也谈《师说》的中心论点

董 鸥

《师说》一文，结构之严密堪称典范，写作缘由也交代得清楚明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心论点在中语界竟然引发争议，实在令人惊讶。

笔者认为，这一切与《教师教学用书》的错误主张应该有极大的关系。以前人教版将文章首句去掉“古之”二字，视“学者必有师”为全文的中心论点，而如今苏教版干脆认定首句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就是中心论点。其实，只要清楚文本首句的意思，明确韩愈的写作动机，结合中心论点的定义通读全篇，就能明白上述两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。

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，意思是说，古代的读书人一定有自己的老师。请注意，“必”指的是“一定”，而非“必须”。如果这是中心论点，想必韩愈应该举出大量古人从师的事例来证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可是全文没有这样的事例。也许有人认为“古之圣人，其出人也远矣，犹且从师而问焉”不就是这样的事实吗？非也。韩愈其实是拿“古之圣人”与“今之众人”进行对比，揭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，这一点历来毫无争议。

也许有人又会搬出“孔子师郯子、苌弘、师襄、老聃”来充数，但别忘了其前有“圣人无常师”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），而其后跟一句“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”。孔子之所以没有固定的老师，且老师们都并不比他更强，是因为孔子放低了自己的择师标准，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”，显然，孔子的事例不是为了证明“古之圣人必有师”或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，而是肯定孔圣人的择师标准，进而推出师生关系的精

彩论述——“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”。

论点是被论证的观点，而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是一种事实性判断，但我们在文中找不到一个真正着意证明它的事实，因此它不可能是中心论点。

人教版教材编者或许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将“古之”去掉，视“学者必有师”为中心论点。其实这更成问题了，甚至有些荒谬。“学者必有师”，就是“学习的人一定有老师”，这是一个更大的事实判断，对象理应包括唐代的读书人，如果韩愈真的这么认为，又为何要感叹“师道之不传也久矣”呢？而李氏子蟠“学于余”又怎么会成为“不拘于时”的行为呢？

中心论点应该是全文的灵魂，是全文论证的焦点，是作者最想说出意思。面对当时士大夫耻学于师，从师之道长久得不到恢复，而士大夫们的见识甚至比不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这一现状，韩愈最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很明显是从师是必要的（或者说，今天的读书人应该从师学习）。它作为中心论点，符合现实的需要，契合写作动机，在文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响应。

古之圣人从师而问与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的对比，为儿子择师与自己耻师的对比，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对比，这三组对比构成第二段的主要内容，它们分明都论证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。

“古之学者必有师”其实也是它的论据之一，在厚古薄今的年代里，古人常常作为榜样而存在，

既然古代的读书人（“古之学者”）有老师是确定的事实，今天的读书人（“今之学者”）理应践行古人的从师之道，作者名为谈古，实则论今。

然而，既然《师说》谈的是从师之道，为何第二句就提出了教师的职能呢？这不是向老师谈为师之道吗？事实上，只要我们将教师“传道受业解惑”的职能与“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无惑？惑而不从师，其为惑也终不解矣”的人生困境结合起来，就会得出人人都必须从师学习的道理即从师必要。这就是作者最想说出意思，虽然没有通过所谓的论点句直接说出来，但一切已尽在不言中了。承认从师必要是中心论点，只不过承认一个被反复论证的客观事实而已。

此外，“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”这一有关择师标准的论述，是韩愈提出的另一个中心论点，《师说》应该存在着两个中心，简言之，一是从师必要，一是择师重道（重道是韩愈择师标准的精髓）。

我们坚持这一立场完全是因为尊重这样两个事实：其一，从师必要和择师重道不是一种论证与被论证的关系，而是承接关系，作者解决了第一个问题，再去探讨第二个问题；其二，从师必要和择师重道在全文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，是所有文字的统帅。

在第一段中，从“生乎吾前”到“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”，探讨了从师的目的，分析了老师年龄与闻道的关系，其目的在于引出作者以重道为核心的择师标准，即文章的又一个中心。“是故”二字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是韩愈在将从师必要初步论述之后所进行的又一项工作，是由此及彼、水到渠成式的布局思路，这与史铁生弄明白了“我为什么要出生”之后，再去思索“怎样活的问题”是一样的。

对择师标准的论证，韩愈也是不遗余力的。在文章第二段中，写到士大夫，作者用了这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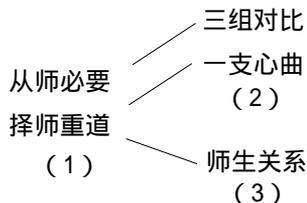
一段描写性文字：

士大夫之族，曰师曰弟子云者，则群聚而笑之，问之，则曰：“彼与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，位卑则足羞，官盛则近谄。”

从士大夫的话语中，我们看到他们的择师标准有问题——年相若的不行，道相似的也不行，位卑的不行，官盛的更不行，正是这种苛刻得近乎可笑的择师标准，使他们无师可从，最终导致他们的见识竟然比不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，这不正是从反面论证了韩愈择师标准的正确吗？

不仅如此，第三段借孔子“无常师”而“郯子之徒，其贤不及孔子”的事实，肯定了孔子“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”的择师标准，进而韩愈又提出有关师生关系的论述，无论是孔子的择师标准还是韩愈有关师生关系的论述，都是对第一段所提出的择师标准的很好补充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它们在择师重道这一基本精神之下，又适当放低了对老师闻道的要求，只要早一天闻道，或者在某一学术技能上比我们更有研究，就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。

综上，笔者认为，《师说》有两个中心论点，即在第一段初步论述之后，第二段的三组对比论证了从师的必要，而士大夫的心里话中暴露出的择师标准（不妨称为“一支心曲”），从反面论证择师重道的观点；第三段以孔子的事例，带出师生关系的论述（简称“师生关系”），则是对择师重道观点的一个补充。《师说》全文的段落关系和论证关系，我们可以用下图清晰地呈现出来：



（浙江舟山普陀中学 316100）